

劉向說苑纂註

五

漢書門類	二五〇三
函號	一三四三
架冊	一〇六〇

內閣文庫	漢書
類號	二五〇三
冊數	一〇六〇
函架	一三四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3
冊數	10 (5)
函號	298 6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九

漢草文庫

明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周易蹇六二正義曰蹇難也志匡王室能涉蹇

難而往濟蹇故曰王臣蹇蹇也盡忠於君匪人臣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

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

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

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

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

說苑纂註

卷之九

一

諫雖有五用
之各有宜不
可執一

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

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讜諫五曰諷諫孔子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家語辨政一曰諷諫二曰讜

諫諫子政所叙正諫忠諫者直諫而無諷諫正忠

亦不可為一孔子對魯君及三桓太抵無不諷諫

故曰吾其從諷矣若夫臣有官守則不得專爾五

諫有所施亦有施時家語註讜無文飾也降卑降

其軀所也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

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

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

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

泄冶之諫而殺之春秋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泄

治教梁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

殺無罪也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

曹羈合禮春秋莊公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

陳公羊傳曰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

以無義君請勿有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

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

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

上太室曰治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

得樂此海也景公授戟將斫之斫刀顏燭趨進撫

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二主謂臣之材亦非

此二子也二子關龍逢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

說文卷之九

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見史記乃令於國曰
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蘇從楚大夫處君之高爵食
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
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太室曰
氏傳所謂楚子伏已之伏或曰左裯衽右朝服裯
吳古揚州地故謂吳姬為楊姬單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
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
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

從手右抽陰刀陰刀衣中刀也勿鐘鼓之懸勿斷也明日授
蘇從為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
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
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
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
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者

臣竊頹昧死御太室曰隱臣猶或臣替公曰諾咎

以樂入以隱
出節次妙甚

隱語而俗所謂謎

平公召隱士十二人

臣替

戰國策史記文
各小異

犯申其左臂而誅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

何射之也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歸使自咎

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楮盡而峻城闕室

曰便游山林之在便游之地者皆楮盡二也柱梁

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侏儒

也死士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

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

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齊策註曰傳言秦昭王賓客諫

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

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若以下十字齊策作謁者

入曰有客以鬼道聞齊策史記并曰請客入客曰

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淄水出太見一土耦人耦

同史記索隱云方與木梗人語齊策木梗人作桃

偶類於人也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

以為耦人齊策持作挺註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

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

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

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

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

說得寒心自
令人聳聽

說苑

卷之九

四

言身言 卷之九

人情世事莫不盡然不獨此也

不敢匹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且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
太室曰楚欲伐陽夏出師而未加兵

也持久而羣臣欲諫而莫敢
欲訓敵莊王獵於雲夢椒舉

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

豈可得哉
太室曰以國譬民以馬譬地莊王曰善不穀知拙強

國之可以長諸侯也
拙與屈同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

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

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

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
秦始皇本紀曰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

恣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

而鬪鬪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
窶人

史記卷之九

子謂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
行白皇帝皇

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

毒四股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

之于蕢陽宮一本作咸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

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肢疾其刺傷人甚疾

而利也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

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

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

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

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

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

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

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

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鼎大而無足曰鑊煮之是

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

出怒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

太室曰趣當作取言其足僅取相過也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

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

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

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

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黃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質斬人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黃陽宮歸於

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抗正貌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重恐里字下同延壤百里。士有及三月之糧者。初齊三月之糧也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

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以身乎猶以身之職乎。汝耕而無間暇。逸豫於

王何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間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此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

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

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

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

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言民得咎被刑

當作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大臣諫而死者

諫乎以順王之意故王曰不危加諸寡人顧臣愚

竊聞昔者虞不用官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

羈而楚并之陳世家曰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曹不

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萊不

用子猛而齊并之魯襄公六年齊侯滅萊不用子

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

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宣王殺杜伯事已

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

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

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危一作色加諸

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今日有能

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

謀之入不入
於此求之惡
過

之日薪乎萊乎薪乎萊乎興也喻在役勞苦無違

乎刈萊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

無人乎取古質疑曰大慶按左傳楚莊王立乎魯

乃哀公二十二年相去凡一百十八年安得諸御

已預以子胥事諫楚莊王也况齊之滅萊據左傳

襄公六年亦是楚莊既卒之後其誤亦與上子胥事一同覽者不可不知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

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

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春秋魯

者武也地理志曰令支縣有孤竹城刻削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

齊師滅譚杜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葵丘之會在魯僖九年諸侯抱美玉而朝者

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

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

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桓公公子糾孰兄弟議

位子糾兄而小白弟也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

境非義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魯使

股肱周室夾輔成王王賜之盟曰壇場之上誑於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壇場之上誑於

一劍非武也史記刺客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

魯之姪弟不離懷祗非文也即上所謂闡門之內

侵地無可嫁者非清潔也

比為不普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凶害天

說苑卷之九

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君過於言將聞於天

宜早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在稷之福也

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子綦楚大夫關成然

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

臨方淮淮水源出句容漂水兩山間自方山合流至建康分一支其樂使人遺

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

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

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

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今日以下家語作今荆臺

家語辨政篇文異

之觀不可失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

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

道願得者道家語作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

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

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

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

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

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

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墮為

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

善於處事善於用權

墓上者也

願大王以下家語作大王萬歲後起

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

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

太宰曰先置供頓也嘉按陪塲

孔子從魯聞之曰

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百世之

後者也

呂氏春秋真諫
篇文小異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

呂氏春秋如

箇路之贈箇路美竹

中作箭贈弋射短矢呂氏春秋箇路作宛路

以畋於雲臺三月不反得

舟之姬滂

呂氏春秋舟作丹滂惑也

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

王卜以臣爲保吉

先王斥文王之父武王爲保謂爲文王傳也

今王得

如黃之狗箇路之贈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

此上古明君
賢傅所爲豈
後世謙臣可

之姬滂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制伏將答王王

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

呂氏春秋託願請

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

受答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

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

乃席王王伏呂氏春秋作引席王伏保申

束細箭五十

呂氏春秋

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

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也遂致之

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

申趨出欲自流

欲自流呂氏春秋作自流於淵

乃請罪於王王曰

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

之狗折箇路之矰逐舟之姬逐作放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中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王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拭去垢也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

奚以敬民大室曰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

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夙通作病言有宿笑之事也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言若無解說夙笑之事汝罪當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男子壯而無室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圉人掌養馬者公怒援戈將自擊

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

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而汝也汝使吾君以馬

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

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

此諷諫也晏子可稱善矣

晏子春秋外篇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

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

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

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

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

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正閨

別跪者別者而守門者即閨人也跪其名韓非子

跪作危註曰別者行步危故曰別危也荀子勸學

引韓非子作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

慚而不朝晏子賄齊教而問曰晏子春秋齊教君何

晏子春秋雜上

說苑卷之九

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綠人出
 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
 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
 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晏子春秋無其字
 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疑
 行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
 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
 之下無直辭晏子春秋無作有上無隱君隱君隱聞之君也民多
 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
 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之

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
 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
 資無正晏子春秋正作征太室曰正閨有定資時
 朝無事

所謂正色立朝此也

晏子春秋雜上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晏子春秋移上有夜字前驅報閭曰
 君至晏子被玄端玄端朝服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
 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
 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
 薦席陳簞食者有人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簞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臣
 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穰苴田完之苗裔也為司

過此二臣猶不廢梁丘之飲景公亦頌矣

馬官前驅報間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間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其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晏子春秋賢聖上有君子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史記五子胥傳

晉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唐蔡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姑蘇臺云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而汝夫差對曰不敢言不能忘之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越絕書云嚭為

入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不知闔廬用之伐楚有大功還吳王以為太宰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齧口不得下言嚭知往而不知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史記湫作椒來者也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正義曰太湖中板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入棲於會稽山

上史記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使大夫種厚幣

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

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能堪也今王不滅後必

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

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

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賤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

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

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

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遂與鄒魯之君

會以歸益踈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

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

史記勾踐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太宰嚭用

事順君之過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

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

今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

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

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

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

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偽詐而貪齊璧猶石田

無所用之王肅曰石田不可耕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

商所以興也盤庚語有脫誤伍子胥傳無古人二字而恭下有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

使易種于茲邑十五字顛越禮法遺廢也不恭不奉上命也願王釋齊而先越

能言為能以
理奪人

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
 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
 女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
 大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
 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為禍也深恨前日
 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
 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
 強諫復戾也沮毀用事徵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
 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
 因輒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

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

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快快

快快不滿足也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

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服虔曰屬鏤劍名賜

使自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為亂王顧反誅我我

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

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

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

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史記正義曰器謂棺也以

櫨可材也而抉吾眼抉亦決也著之吳東門史記正義曰東

吳其亡乎

門也。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太

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史記伍子胥傳註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

日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

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

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

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景當作簡。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子也。有臣曰諸御鞅。諸御鞅。史

二人者。甚相憎也。甲常。魯氏。春秋作陳成。常註陳成。常陳乞之子。桓也。宰予字子

我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呂氏春秋

之不可。七字作唯。固則危。上矣。六字又太。室曰雖

當作離。言二人相攻。是離叛上也。離叛而後危之

遲願君去一人。呂氏春秋註曰相憎。簡公曰非細

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

簡公於朝。簡公喟然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

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朝荆者以

來也。為其威也。韋昭曰。叔仲昭伯。魯大夫。今其王

死。其威未去。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有

見左傳襄公二

十八年及魯語

下文各異

于楚也。淮水名。左傳國語并作漢

康王。楚恭王之子。康王昭也。

叔仲昭伯。魯大夫。今其王

死。其威未去。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

有

情理百應如

說苑卷之九

脫語魯語作諸大夫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

姑從君乎叔仲日子之來也云云謹惠伯魯大夫

仲孫它之子子之來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

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韋昭曰憚難也畏其威也夫義

入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者韋昭曰慶

猶賀也喜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

韋昭曰其誰言半姓是嗣韋昭曰半楚姓王太子

又長矣執政未易韋昭曰執政事君任政求說其

侮以定嗣君示後人其讐滋大韋昭曰說猶除也

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

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魯語御作禦

也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

之為書諫王按漢書枚乘傳云枚乘字叔淮陰人

為逆也乘奏書諫曰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

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

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文選註李善曰史記淳

全昌失全全亡○李周舜無立雖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善李

日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

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

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不絕三光之明

說苑卷之九

十九

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

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經忠臣不敢

避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故事無廢業漢書文

遺策作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

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

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

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

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漢書文選并駭

字重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

淵難以復出李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

寫得寒心如
此而吳王不
悟真下愚也

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
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
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而驚之繫方絕
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
其危必矣矣曰吾已矣矣蘇

李周翰曰鎮厭結續也其出不出聞不容髮蘇

日改計取福正在今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誠

臣之言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必若所欲為危

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

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李善曰弊猶盡也保萬乘

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

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

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迹絕李善曰基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

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冷令一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李善

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

此譬猶抱薪救火也李善曰文子曰不洽其本而

薪而救火也劉良曰不絕於彼謂養由基楚之

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

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

未知操弓持矢也李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

百發百中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福生有

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

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

哉李善曰泰山之溜穿石李周翰曰泰山之水引

繩久之乃以挈木挈絕也漢書文選并此二字水非

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師古曰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

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

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

有輕重不同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李善曰文

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

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故大較易為智曲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葉可引

辨難為惠徑直也

名曰至理不
獨為吳王一
時言也

說苑卷之九

而絕可擢而拔文選引作搔拔作抓李善曰尸

也莊子曰椽樟初生可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

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李周翰曰磨礪皆磨石也種樹畜

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

而用行惡為非棄義皆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誠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

王不聽卒死丹徒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

縣名南徐州記秦使楮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

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

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而汝形曰龍對曰

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

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

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

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

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顏師古曰諤諤直

同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

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

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

家語六本篇文
小異

說苑卷之九

三三

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
悖交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見晏子春秋諫
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秋作嚴

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

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

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

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

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

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九終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十

明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鄭玄曰慎獨者

慎其間居之所為小人于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估聽之者

是為顯見其于衆人之中為之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

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詩小雅戰戰兢兢

毛萇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隊也如履薄冰恐陷也此

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哺食在口也猶恐失天下之士已上見史記魯世家文小異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

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

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按周易無此文夫

天道毀滿而益謙夫天已下至好謙周易謙之彖傳文毀作虧滿作盈下滿皆同

正義曰廣說謙德之美也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虧減其盈盈者虧減則

謙者受地道變滿而流謙正義曰丘陵川谷之屬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是

改變盈者流鬼神害滿而福謙正義曰驕盈者被布謙者也

人道惡滿而好謙正義曰盈溢驕慢皆以惡之謙退恭與悉皆好之是以

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錯礪石加錯于屋上

者尚有所施工而未盡也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

有終吉

此謙卦正義曰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

則不能長久唯

君子有終也 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詩商頌

鄭箋曰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 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

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兌下艮上損 子

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

自益者缺王肅曰易損卦次得益益次决决也損

决故受 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

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言天道之

必 夫學者以虛受之易咸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

家語不本篇文
異淮南子人間
訓此亦一事而
所記異耳

損益天道也
惟聖賢能持
之

之故曰得太室曰故曰 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

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

持之允信也尚書堯 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

迄今而益章也迄至 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

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昆吾夏 是非損益之

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

而動離下震上豐也 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

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

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男子立乘有所調其

家語三怨荀子
有坐淮南子道
應訓韓詩外傳
文各小異

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家語荀子淮南子周廟作魯桓公之廟韓詩外傳作周廟而有

欬器焉荀子註曰欬器傾欬易覆之器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

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楊倞曰言人君可下置於坐右以為戒也孔子

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欬中則正有之乎

高誘曰中水半危中也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諸

皆云使弟子取水而試之而不斥為子路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欬孔子

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淮南子問

特滿者為子貢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

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

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

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

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

損自損而終故益周易損九二曰弗損益之又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

常撝有疾老子往問焉漢書藝文志曰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註師古曰

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

子者乎常撝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撝曰過故

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

其不忘故耶不遺舊故也常撝曰嘻是已常撝曰過喬

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

撝一作從

至理存焉豈
獨持身涉世

耶常樅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
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樅曰子知之乎
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
非以其剛耶常樅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
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

矣齒再墮而舌尚存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老聃有言曰天

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老子四十二章云天下之至柔馳騁

乎天下之至堅註云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

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見老

子七十章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

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言雖少損傷必愈死者破而愈亡

脆而逆物則碎皆以草木為喻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

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

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結紐

也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

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

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

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已見上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

四道者助之四道即天道地道鬼神人道則安往而不得其志

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

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

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

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周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正義曰二人若同齊其心其鐵利能斷截於

言利之甚也此謂二人心行同也由不剛也太室曰兩

柔必合二剛不同心斷剛者必柔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

所敗道德經無此語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

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此二句見道德

經十章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

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夫

以下語勢不相屬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太戴禮註曰曾元華其子也曾子

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

華多實少者天也太室曰天當作木言多行少者人也夫

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

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

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宦成官已遂也病加於少愈

此章見太戴禮曾子疾病篇文異

禍生於懈惰懈惰不謹也 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

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蕩之篇鄭箋云鮮寡克能也

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所謂

也 二曰女厲厲烈也 三曰謀泄微謀外泄 四曰不敬卿

士而國家敗侮大臣而國已敗 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內政

不理而外勤攻伐 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

則貸太室曰雖祠無福綱也下二句目也貸差貸也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按家語哀公問孔子對之也

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帝辛紂也

家語五儀解文 小異

魯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

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尤暴無

極尤暴強猛也 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

反為禍師古曰詭違也 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

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

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

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

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

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至殷王武丁之時已下已見君道篇

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

禍福無不自
召信然信然

說苑卷之十

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孔安國云：孽，災也。追，逃也。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

慎也。死妾不一，足以亡。太室曰：妃妾不公族不親

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太室曰：國

爵不用，以不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

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

足以亡，外慢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

公，桓公之子孫也。頃公無野，惠公之子，桓公之孫也。地廣民衆，兵強

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

諸侯乃興師伐魯，及敗衛師于新築，輕小，慢大之

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

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杜預曰：鞍，齊地。大敗齊

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

之欺，奔逃得歸。左傳：成公二年，師陳于鞌，郤克逐之，齊

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苑莜為右，載齊侯，以免。弔

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

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

說苑卷之十

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

而得之太室曰不武可謂能謂免變化以致之太室

日免當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

効也

說得透甚便
大悚然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

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蹇難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

公出亡脩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

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皆畔天子失道

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

處又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

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

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

周語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子犯曰民

親而未和義也盍納王以教之義晉公說以二軍

下次于陽樊取昭叔于温殺之故曰大功之効在

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

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

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

怠政事為狄秦之盟不親至春秋狄作翟翟泉盟

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

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

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家人百姓也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審如此以下田子方

驕傲之心數語錄盡

語何之猶何取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行字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

衰推猶障被弊布擁蔽其面也衰喪服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

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

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贖人者仁乎覩而不識

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問

三言可復聞乎願重聞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

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偶對也通作耦農夫之耕二耜相耦

廣一尺共起一伐子贛遇三偶則式遇五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
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止衣冠而出見之謂
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言代吏民
受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
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
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
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
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
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索隱曰系本安僖王名圍秦昭王謂左右曰

此章見戰國策
羊史記魏世家

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魏世家二秦

王曰今時如耳如耳耳魏齊魏相與孟嘗先時魏相芒卯

以智詐見重於魏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

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

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

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秦策作中期

伏瑟而對曰秦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

韓子作推瑟魏世家作馮琴五文各不同秦策註

云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曰孔

子推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范中行韓魏趙晉卿也

實分晉國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

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括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壅山以

灌晉陽之城不竭者三板秦策註板高二十尺智伯行水秦策註在左

註行去聲按視也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秦策註在右為

御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

汾水可以灌安邑秦策註汾水出汾陽屬河東安邑魏桓子邑絳水可

以灌平陽秦策註絳水屬河東平陽韓康子邑魏宣子肘韓康子秦策

註不敢正語以肘策之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足肘接於車上

而智氏分魏世家智氏下有地字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

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

此方共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

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史記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

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

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

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

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

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

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

從快心說到
寒心皆世情
所不免

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
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
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
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
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

也守富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
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日期而後至飲而棄
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
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
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之時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事

見左傳成公十六年

杜預曰鄆陵鄭地

司馬子反

楚公子子側也渴而求飲豎

穀陽

杜預曰穀陽子友內豎

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

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
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
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
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
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為戮還
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死子反忠愛之而適足
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

言甚正矣而
又惑於先軫
何哉

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耻以構大怨貪小利

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事見左

三年先軫晉中軍原軫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

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襄公晉文公之子夫秦伯與吾

先君有結先君謂文公重耳也初楚子厚幣以送

耳於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

孤諸侯在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

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

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太室曰柩畢

謂倚廬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

太室曰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杜預曰殺

池縣擊之匹馬隻輜無脫者穀梁傳僖公三十二年

而擊之殺匹馬倚輪無反者註倚輪一隻之輪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

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

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

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

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

沈酗于酒酒與醕同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

家語賢君篇
小異

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愀然變色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家語觀周篇作孔子觀右陛

之前有金人焉鑄金三緘其口太宰德夫曰緘封也三緘者三處緘

也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文中子曰多言德之賊也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文中子曰多言德之賊也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文中子曰多言德之賊也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文中子曰多言德之賊也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文中子曰多言德之賊也

字字名言

人家語莫作不熒熒不滅炎炎奈何熒熒火小光天妖作神將

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家語無此二句勿謂莫聞天妖伺

所悔之事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

焮焮炎炎焮焮炎炎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說文曰涓涓小流也

將成網羅王肅曰綿綿微細若不青青不伐將尋

斧柯青青不伐家語作毫末不扎王誠不能慎之

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家語曰作口言口

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

人民害其貴家語作盜憎主君子知天下之不可

蓋也蓋家語故後之下之自上而下使人慕之執雌

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

惑我獨不從鳩冠子曰衆人惑惑迫於嗜慾賈誼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王蕭以爲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

兌定七集注 卷之十

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
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按魯三桓攻哀公奔于齊

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

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

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

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行遊家語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

家語致思篇韓詩外傳各小

異

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

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

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

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

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夫驕君不可盡

厚交友而後絕言故諫不遂家語作長事齊君君厚交友而後絕

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家語定作停韓詩外傳

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

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家語云遂投水而死韓詩外傳

孔子曰弟子記之此

說不同疑家語之文近實

說

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家語賢君篇文
小異

士生晚世立
身行道之難
如此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正月小雅篇名懼然曰不逢

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遠上離俗

則危身世不與善家語作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

則孽也妖異也左傳曰人棄常則妖興孽家語作妄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常恐不終

家語作恐不終其命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

不敢不踏此正月六章之辭而大夫刺幽王也王肅曰局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

危行恐上觸忌諱也踏累足也言地至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累在位之羅網也此之謂

也

家語六本篇
異

孔子見羅者家語羅下有雀字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

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對曰下家語有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十四字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

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

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

湔灑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幾何

猶亦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

太室曰此二句當作嗜欲者伐性之斧也徼幸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

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太室曰取虐於人者取暴虐之名干人也
 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言生於不報德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家語賢君篇文小異

顏回將西遊家語作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治也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

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王肅曰不比親數近疎遠也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凡司其身必慎五本太室曰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入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

天道且無嘗何況人事舍敬幾無立足處

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太室曰言四滑干天也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

兌七義主 卷之十 八

竭貴人之車裂車裂其四肢也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

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坑壑正也

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

不葬太要言不慎五本天災地妖人是故君子敬禍並至不可救解吾所親見也

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

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

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太室曰言不界市次之人而不出其先不行

參曲禮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

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太室曰言不問貴賤貧富必為之禮

故一食之間三起不遑嘗庶羞也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

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

以除其刑對君之坐君賜對之處豈不安哉尚有差跌

差跌足失據也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老人食多哽噎今

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

高哉周禮掌弓矢註結綴於矢謂之結虎豹為

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

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乎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

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

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
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
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Faint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or commentary,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劉向說苑纂註第十終

曰曰... 禮記... 卷之十一



